

1936 年

第 2 卷第 1 期



3 1595 9270 2

編：大地出版社

1942. 5月

# 大同周刊

第二卷 第一期

目錄



短論：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符安希(2)

似是而非……………張若愚(3)

非常時期教育的諸問題……………阿 爽(4)

紀念梅世鈞……………巴 林(5)

新文字和非常時期教育……………李 樸(6)

時事：一週來的國際時事……………林 和(7)

小說：舊年……………平 平(8)

聚會……………芷 菁(12)

散文：友情……………吳 冷(13)

一個不平的呼聲……………之 邈(14)

詩：野燒在望……………粵 顏(15)

睜大了眼睛……………佟 君(16)

漫談：國社黨的誠條和婦女王進生(16)

『知道』和『做』……………啓 山(16)

書報：值得推薦的兩種文藝叢書……………劉 啓(17)

介紹：學叢書……………劉 啓(17)

問答：應當用什麼態度在社會上作事……………答向啓聲等(18)

編後：編者(20)

新文：新文字課本

字 第一課 什麼是新文字……………(21)

專刊 第二課 為什麼要打倒方塊字……………(31)

新文字讀物

漁光曲(新文字與漢字對照)(22)



## 祝大同週刊的露世

·王蕪林·

昨夜，我聽見東風吹，  
吹綻了一瓣瓣花蕾；  
喘着氣，僅只為個真，  
蒼白的臉上抹一層紅潤。

不敢望，那一片平沙，  
一個脚印直踏到天涯；  
趁明月落下了山頂，

朋友們，快歌唱黎明。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紀念「三八」 國際婦女節

——符安希——

「三八」是許多偉大的紀念日之中的一個，每年這個日子到了，世界上就有幾千萬的婦女來紀念它。就一般的情勢看，每一次紀念總都比前一次的紀念更為熱烈，廣大。

「三八」節偉大的地方，就在于它表示了世界上十萬萬婦女爭求解放的要求和力量。誰都知道，自從民族社會破滅，農業興起，奴隸

制度產生以後，婦女就被關到了家庭里去，失去了在社會上活動的自由，只給人當作奴隸待遇，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只成了男子底附屬品！近百年來，工業發達了，婦女可以參加生產了，漸漸得到了經濟方面的相當的地位，婦女解放運動才抬起頭來。可是，婦女們才走出家庭來向社會探了一探頭，立刻又遭受到了一個更殘酷的壓迫，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底行將沒落，產生了瘋狗一般猖狂的法西斯蒂；它一方面爲了壓制婦女底爭取解放的鬥爭，另一方面又爲了把婦女現在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奪過來給男子，以減少男子失業的人數，和緩失業大眾對統治者的尖銳的對立，又把婦女趕回到家庭里去，廚房，甚至閨房里去。請看意大利和德國婦女大眾底情形就可以想見了。

瘋狂的法西斯蒂，爲了加緊侵略弱小民族，來掠取大量的利潤而緩和它本國內兩大階層間的衝突，正在積極準備戰爭；婦女們又被從廚房和閨房中強拉出來，送到操場，強迫受軍事訓練，準備將來侵略弱小民族時候作先鋒，當砲灰。比方這次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意國婦女就被野心的法西斯蒂利用了，替帝國主義——婦女大眾底敵人，壓迫者——盡了許

多力量。自己已經被法西斯蒂污辱得根本失去了做人的地位，却反而被法西斯蒂利用來傷害和自己一樣被壓迫的殖民地大眾，這真是一件最使人痛心的事！

就是在我們中國，雖然沒有侵略別的民族資格，不至被利用來作帝國主義底爪牙，但是舊禮教底抬頭，也給了婦女們不少的打擊。我們國內也有人唱着叫婦女回到廚房和臥房去了，新賢妻良母主義也提出來了，對於所謂「節婦」又表揚起來了，甚至號稱「文化城」的北平，也曾把和男子同學的女子趕到一個女子學校去，大有恢復到「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爲止之勢。尤其可笑的，是竟有人提倡女子仍蓄起髮來；理由呢？沒有，——也許因爲剪髮是「舊」生活。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帝國主義國家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婦女大眾都在受着帝國主義者底壓迫，只不過是壓迫底方法不一樣罷了。

所以，紀念「三八」婦女解放的紀念日，中國的婦女大眾要明白自己所處的底下的地位，要奮起參加救亡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中國大眾緊緊地聯合在一起，從民族解放中得到婦女本身的解放。

對於奮起爭取解放，婦女大眾不應該再有任何猶豫；歐戰時各國婦在後方的工作，一九一七年歷史上大革命爆發婦女也盡了很大的力量；在一個新的國度里，婦女參加了社會上各部門的勞動，成績和男子一樣好；這一些，都是鐵一般真實的事實，都顯示出了婦女底偉大的力量。

僅僅依靠着婦女底力量，當然不見得能打破帝國主義制度，法西斯蒂勢力，封建勢力，以及私有財產制度等種種的魔障，必須要聯合各種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蒂，反封建，和反私有的力量，共同打破這使人窒息的現狀，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目前各帝國主義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間

，兩個制度間，以及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種種矛盾，都是在一天天地尖銳化，說明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大的變動到來。被壓迫的婦女大衆紀念「三八」，要認清這一點，要下決心把不正義的侵略和壓迫戰爭轉變爲爭取解放的

正義的戰爭；並準備着我們自己底力量，決定在這一和那些壓迫婦女大衆的人們算一個總賬，我們相信——毫不懷疑地相信，勝利終歸于我們這些被壓迫的人們！

被壓迫人們解放之年二月廿五日

## 似是而非

• 張若愚 •

最近行政院頒佈了緊急法令，因此許多學生便遭受到逮捕，日本所特有的檢舉制度，不久就要來北平演習了。這令人聯想到楊立奎先生的演講，及中宣會的告國人書，這些煊煊的文章，形式儘有許多不同，內容却完全是一個東西。

學生運動爲什麼發生呢？只不過是少數反動份子藉端鼓動而已，於是在無抵抗政策之下，斷喪了東北四省，再繼續斷喪了華北五省的事實便一筆勾銷了，全國學生好像木偶一般，只消幾個反動分子便可驅到街頭去示威，鄉下去宣傳。政府的憲兵，便衣隊，警察，大刀，水龍，尿水，火，牢獄反而一點沒有用，難道少數反動者真比那些刑法還厲害嗎？

學生運動對於國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中宣會告國人書有句話說得好；『國人言論偶一不慎，迭有害於全局』。好像中國之所以到今日這個地步，完全是『國人』者『言論不慎』；但是九一八之後，不及數月而失地三省，口人可說了什麼話？，要怎樣才做到慎？給人家搶去數千萬方里土地，給人家屠殺了數百萬同胞，還口口聲聲說是『親善』，叫人家做『乾爹』，難道這樣還沒有做到慎嗎？

中宣部教導我們：學生救國只有擁護中央，只有埋頭念書。

學生不擁護中央，『九一八』以後不會結隊到南京請願，北平學生不會首先發動反對分裂運動；上海學生不會自己駕車向南京進發；上海還有一部分學生因要求抗×，要求釋放北

平愛國學生而跪倒在市政府面前，學生不擁護中央肯這樣做嗎？但是全國學生所得到中央政府的愛護是什麼呢？第一，赴南京請願的學生中就有幾百人『失足落水』，有幾百人『失蹤』；第二，得到了一張三年收回失地的空頭支票，過了期不能兌現還要丟掉五省；第三，大批憲兵軍警用着各樣兵器衝散學生示威的隊伍，驅押着學生的宣傳隊；第四，便是給學生加上一個白色汗奴赤色汗奴的帽子，命令軍警武力鎮壓，任意逮捕……再寫下去還有很多很多呢！所以是學生不擁護中央政府還是中央政府自絕其學生擁護之路！中國軍隊能够抗×的，都受過學生的崇拜與幫助，十九路軍二十九軍便是明顯的事實。難道中央政府抗×，學生反會跟政府搗亂麼？現在，政府今日承認五要求，明日答應三原則，今年割三省明年掉五省，在這種情形底下，叫學生如何埋頭苦幹，外事莫問？論苦幹難道東北學生埋頭苦幹得不夠嗎？他們現在怎麼樣，連第二故鄉又要滅亡了！政府最近還想把東北大學西遷，還說上什麼安心讀書？

學生運動應該遵守法律，若聯如不服楊教授的誣陷，可以向法院起訴，好像中國一切事情都能按照法律辦理一樣；但是國民政府的約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非法不得逮捕，并且拘押於公安局不得過二十四小時，就應當送交法院，依法律辦理；但是最近北平因愛國運動被捕去許多人就押在公安局好幾天才釋放出來，中國的工人叫日本廠主打死，

中國政府不但不能代他出頭，反而派軍警幫同廠方解散工人集會并逮捕了許多工人；不知是根據什麼法律？最奇怪的是中國軍警給××軍隊打傷，中國政府還要向×方道歉，中國如有

法律，守土有職的張學良，不抵抗失其三省，還不應該槍斃嗎？除去壓迫學生的時候，才曲解的應用法律之外，我們在什麼地方看得見法律？

## 非常時期教育的諸問題

阿 茨

從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公佈了「國難教育方案」以後，北平學聯會也擬定了草案。無疑的實行非常時期的教育，已是全國一致的要求。到現在，差不多已經由理論進到實踐了。可是方案的繁多（像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國難教育方案」，北平學聯「非常時期教育方案」，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的「非常時期教育大綱，和最近教育部又要規定的方案等），雖然在總的原則上相同，但各校的實行到現在顯然有了很大的分歧。

首先我們接收這方案的時候，要負起兩種任務來。一是在目前自己——每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受非常時期教育，將自己充實起來。其二還要負着推行非常時期教育到大眾里面去。很明白的，發動一個全民族的解放運動，需要靠着全國大眾的力量，現在知識份子便應該教導他們，認識現實，並且在行動里去獲取真實的知識。這更是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可惜最近公佈的非常時期教育方案（以下簡稱「非教方案」）多半偏重在學生自己的訓練了。但是像舉辦平民夜校一類的組織也是很值得贊助的。我們認為這是在非教里一科重要的部門。

青年學生在現階級里必需把握着正確的基本觀念，打破了為文憑而讀，讀書救國等等歪曲的羈絆。他要明瞭在國難時期中做爭取中華民族自由解放的準備喚醒劑全的大眾，推進大眾文化，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同時他自己又必得參加到實際行動里面去。

在現在，非教方案差不多各校規定了的時候我們感覺到了部份的不滿意。

在這次各校規定的方案，有的出于教員，有的出于學生，有的減少不必要學料的鐘點，有的只是課外加添進去一些活的知識。結果，各校完成了獨自的發展。雖然在大的目標下面，相差不致于太遠，可是像基本的實行方法，却也不得不顧及一點。尤其是名義上的所謂「生活指導」，就算是實行了非教，是最大的失敗處。

我們現在受非常時期教育自己身上看，又有兩大標的，也就是我們的主旨。在教育上是受的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前者在使每一個人認識國際情勢，社會發展，世界動向等，后者在養成集團的生活，在行動中求得正確的理論。基于這兩大主題，這們的課程怎樣辦呢？有的是只在公民，史地等有關的課目上附加進去。這並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應該分配于各學科里。但是實行起來，到底應否廢棄原有的課種呢？（關於本校非教方案里把各門功課那樣課內外部分立起來，是最值得注意的）這應該看各科的情形。像數學一科，無論如何也不能整個的適合現在非教的目的，因為它的進展是一貫的。所以在非教方案中，它只得減少教授的鐘點，盡可能的把時間讓給現代知識的探討。國文英語是活的教材，便可整個的拿來做國難的文選（並不是所謂「國難文學」）教習。公民課程則可全部注重時事的研究。理化方面介紹戰爭上的科學知識。以上這些課目，在非教里，並沒有所謂「課內」和「課外」這兩者是有連繫的關係的，他們就是「一體」。若存留一詞的話，我們可以說全是「課內」的。因為課外還有其它組織。

只是改變功課內容還不够，因為那做得還不充分，必須的是要青年們先獲得認識社會的

# 紀念梅世鈞

—— 巴 林 ——

正確理論。這是必修的課程。也就是加添哲學教材（這裏要注意哲學一詞，不是指那艱深的學術。只是世界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大衆生活連載有『國體課程教材』可以作為課本；艾思奇作『哲學講話』也是很好的一部書。希望學校在每週能減少一兩點鐘教學的時間，來教授這個。

說到課外組織方面，也是應該普遍于各部門的困難教材。時事應該會要使每個人參加，利用自習時間，四五人分作小組討論，預先提出問題研究。其餘的組織是隨意選擇參加進去。新文字必要使每個人全懂得，能寫和能讀。其它組織總括着分爲社會科學方面，自然科學，藝術，技術知識各門。研究會範圍不必過大，如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無線電通信實習班等。在本校非教方案研究會的草案里，忽視了技術知識。這應該特別加以提及，救護班，飛機認識，淺近工程學等要注意。因為課內方面也許不能專一的。這課外組織的時間，最好是利用課內，就是在某項功課鐘點里，每週提出一空時間，做和他有關知識的討論會。（如化學每週三堂可用一堂討論問題，做課外組織開會時間。理化實驗在必要時也可取消）。

最後關於對於一般大衆的教導。平民夜校自然是好的機會。在那時候的教材，也要是討論救亡工作，和演講民族解放史故事等。如文字的教習，也應實行的。這平民學校，全體同學都是教員，——因為活的教材，要用活的教員。（關於這方面的詳細問題和怎樣組織，限于篇幅，下期在『非常時期的平民夜校』里，再爲提及。）此外就是利用星期，假日做遠足旅行，那時候便要負起宣傳的使命來。所以平日應該訓練宣傳的技能。尤其是演講，和簡短的話劇。

這裏，只不過普遍地提出了非常時期教育的幾個大綱領。究竟怎樣行得通，走得快，還得在實際中去找答案。

一九三六，二，廿五晚。

在不久以前，上海×紗廠的華工—梅世鈞，因為在他的身邊搜出了他以前的軍裝像，當時不問一句話，無罪的梅世鈞就平白地被幾個××人打死了。梅死後，消息還不許工人們傳出來。但是，全廠的華工們，因為看到梅的慘死，每個人都十分的悲痛，於是工人們把梅的棺材抬到大街上遊行，結果被『友邦』的武裝軍警衝散，還捕了數十個工人去。最近的報紙上，見到上海×紗廠的無罪華工五名，又被×人打死了。

中國的民衆們無故的被『友邦』毒打以致慘死，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當局的一點表示！被打死的梅世鈞等人的生命在這毫無保障的中國裏，好像弄死個小蟲子似的被斷送了。

我們要看清，梅世鈞的死亡，並不只是他個人的死亡，而是指明着我們每個中國民衆每時每刻都有被敵人殘害的危險！梅的生命沒有一點保障，也就是我們四萬萬的中國大衆的生命都沒有一點兒保障！

梅世鈞的無故被慘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恥，是我們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所不能忍受的恥辱！我們對於×帝國主義殘暴行爲的答覆，唯一的只有把不願做奴隸，不願被慘殺的大衆們團結起來，立刻發動一個偉大的民族抗爭，用我們的熱血來洗掉我們民族以往的一切恥辱。

最後，在我們紀念着無故被慘殺的梅世鈞的時候，我們更不要忙掉了我們的東北幾千萬勤勞大衆們在敵人的鐵蹄之下，隨時隨地都被犧牲，被慘殺！



# 李 樸 新文字和非常時期教育

倘若不誇大地以爲「只有我才配談愛國」，也不相信「有了高深的學問才能談救亡」這種欺騙人的話，而相信要解放中華民族就只有喚起全國大衆來爭取，那麼就應該承認在非常時期教育底實施過程里，新文字之推廣是一個非常必要的工作。

自以爲只有自己才配談愛國救亡的這種老爺學者，他們說別人都是庸人，不配談什麼國家大事；可是他們人數太少了，少得幾乎等于沒有，不必說到戰事作戰，就是敵人一抬手也要把他們嘎嘎得栽一個大跟斗，連個屁都不敢再放了。而且他們會千變萬化，現在既可以豐衣足食，亡國後也能夠賺上個高官厚祿，討宅個半世快活；若是愛起國，救起亡來，小則要吃苦受勞，偶一不慎還會抹了脖子；所以若說他們這些傢伙會真正愛國，爲民族解放賣勁兒，那簡直是白天說夢話的大傻瓜。也許他們居然敢說幾句頗爲愛國的話，但這也一定是在不至於妨礙什麼的限度之內，一到了這個限度底邊緣，他們馬上會伸出舌頭來，嚙若寒蟬了。至於「行動」，那當然更是忘掉！

至于老爺學者們覺得不配談國家大事的那些「引車賣漿者流」，和黑臉泥腿的小民，他們吃不飽，衣不暖，勞碌一天，弄得筋疲力竭了，回家還要吃白飯，拌生鹽，甚至有的連「棒子麵」（高粱麵）都還吃不到嘴；到了亡國以後，他們就要受更殘酷的剝削，要替敵人當炮灰到前線打自己底弟兄，所以一旦和敵人拚起來，他們所失去的只是一肚的悶氣，所得的倒是一個光明的未來；這種人才真正敢參加到民族解放的前線來，而且永不逃避。民族解放運動，只有把這樣的人大量地吸收到陣線里來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可是，帝國主義者和漢奸賣國賊以及吸血虫們，他們也是很聰明的，他們知道這些小民能致他們底死命，所以在老早就妨備着這一手，把民衆們限制得和傻子一樣，什麼都不懂得，連字都不能認得。好隨時地都任他們宰割而不加反抗。

我們要使民衆都爲中華民族以及自己底生命而鬥爭，就必須要使民衆都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自己爲什麼這樣受苦，辛辛苦苦換來的東西都到那里去了，怎麼自己才能有活路，怎麼樣才能求得民族底解放。這種喚醒和啓發民衆的工作，就是非常時期教育底一個極主要的部份。

要教育大衆在生活鬥爭里所需要的知識，啟發大衆底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意識和情緒，說話固然是一個最重要的方式，文字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基本工具，因爲文字有它底可以播送到遠處和留傳得長久的特殊功效，是「話」所趕不上的。

文字雖然有這種功效，但是中國底四方塊漢字却不能盡量地發揮它；要想用中國底四方塊漢字發表自己底意見，沒有「十年寒窗」的工夫，是辦不到的；若是沒有讀過六七年書，發上個千兒八百塊的，就連讀一讀也沒有能力。——原來中國底漢字，並不記載大衆口頭所說的話，至少也是有一部份記載不下來，比方北平大衆說「挺好」的意思有一句土話，用漢字至多也只能寫成「杯兒棒」，這成了什麼樣子呢？明明是兩個音節却寫成三個字，不能把意思圓滿地表達出來。至于福建廣東等省的話，方塊字就更沒有辦法了，只要看廈門的人都說廈門的大衆根本沒有文字，也就可以想見四方塊字是怎樣地不合實用了。所以學習記憶很困難。其它如印刷檢查方便，吸收外來語彙方便，表達意思清楚等條件，方塊漢字也都沒有。

所以，中國底大衆，對於可以作爲他們生活鬥爭底武器的文字，是無時無刻不在貪婪地渴望着啊！



# 時事 解說

## 一週來的國際時事

— 林和 —

一九三六年是到來了，世界大戰已經在各處佈下了信號。二個體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國內勞資間的矛盾和帝國主義及弱小民族間的矛盾，這一切矛盾已經到達白熱化的程度。這各種矛盾不但不會互相消除，反而互相加強，所以戰爭是終久不免要到來的，眼前這個千瘡萬痍的舊世界馬上就要潰爛了。

### 反蘇戰綫的結成

最近德意奧三國結成同盟，和着日德的軍事協定，東西二個反蘇的戰綫已經築成一條。正對着事實，蘇聯的和平外交得到新的發展，小協商國，土耳其波斯等國家完全加進以蘇聯為領導的和平戰綫里面，同時法蘇協定博得法國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即素以反蘇指揮官自居的英國最近也預備貸款給蘇聯。這個事實說明蘇聯的日益強大而處處得到弱小民族以及帝國主義間以維持現狀為滿足的國家的擁護，使得以侵略以榨取為出路的國家感受到最大的威脅而更加瘋狂的跳躍起來。

### 弱小民族的怒吼

正在中國學生愛國運動的怒潮奔放的時候，埃及的民衆也不甘英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怒吼起來，全國學生與全國民衆密切的聯合在一起，對着英帝國主義和其走狗奈辛內開進行無顧惜的鬥爭，罷工罷課罷市——直延長到現在，使狼虎般的帝國主義與其走狗手足無措！在埃及的對岸，也爆發出敘利亞民族反帝運動的火花。他們要求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為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知道只有抵抗只有全國各黨派一

根據着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底需要，根據着中國大衆底迫切的渴望，拼音新文字底推廣乃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這樣的基礎上，拼音字方案中最好的一種——拉丁化，就以最大的速度在中國各地與社會各部門推廣了起來。

在這非常時期，對於民衆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上，拉丁化新文字是含着怎樣大的意義，從上面簡單的論述里已經可以明瞭了。

無論在中國推動拉丁化新文字的客觀環境已經怎樣成熟了，主觀方面的努力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主觀方面的努力不夠，可以影響到拉丁化新文字推廣底速度；若是根本否認了主觀推動底絕對必要，新的文字和大衆教育就永遠沒有普及的可能。

在目前，正需要發動廣大的羣衆來推廣新文字運動，使民衆都能獲得這種優良的認識和教育底工具。所以，在各級學校里，各文化團體里，——總之，在知識份子之中，應當盡量地努力發展學習和教授拉丁化新文字的羣衆，好作為推廣拉丁化新文字和大衆教育的人材。從這兒，可以知道我們在學校里推廣新文字運動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各級學校在施行非常時期教育的時候，都召集有「新文字研究會」，這正是鞏固拉丁化新文字和大衆教育底基礎的最好機會；每一個拉丁化運動底推動者和同情者，是應當怎樣盡量地靈活地抓住每一個機會，加倍地努力，來鞏固這中國新文化革命底基礎，並向大衆中推進啊！

一九三六，二，二七寫于北平。

致團結起來，對着帝國主義迎頭痛擊，才有生路。所以他們義旗高舉以後，馬上得到全國民衆的響應，基督教與回教也捨棄舊嫌，一同投進這個神聖的鬥爭里面，因此使得鄰國也紛紛起來幫助，法帝國主義乃不得不撤換駐叙法當局，宣佈釋放被捕敘利亞愛國分子，截至現在敘利亞的民衆還是在不斷掙扎中，他們還要掙脫帝國主義的鎖鍊！

### 西班牙巴拉圭革命

去年五月間西班牙爆發了一次革命，結果爲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的人民行動中鎮壓下去，勒樂的法西斯蒂因此才得以維持幾個月，最近民衆因不堪政府壓迫與地主的榨取又起來革命，革命一開始便以武裝暴動的形式出現，這一役，有工人農民小市民學生及一部分軍隊參加，所以力量非常雄厚。我們看最近西班牙大總統拉柴的演說，要求各黨合作，大赦政治犯，恢復友派各黨的損失，及保護共和制度，就可看出民衆力量是如何偉大！南美巴拉圭也在此時發生革命，我們還記得不久以前南美有所謂防共大同盟，因此國內左派黨魁不能在國內立足，現在都已紛紛回國了，這對於革命的前途自然有很大的影響！

## 舊年

平平

天差不多已快黑了，遠遠的一條不平的小道上，一個男子慢慢的走過來。

「喂！老大趕集去了嗎？眼看到年下了，集上比往年怎麼樣？」一個老人手裏扶了一隻拐杖，手摸着鬍子慢慢的問。

那人抬起頭來看了看，答道：

「吳大叔嗎？哪兒去呀？我剛由集上回來，今年……」

「倒底集上比往年怎麼樣，你趕快說呀！」老人很急的問。

「唉！什麼比上比不上，反正是有人買沒

日本對華外交的轉趨積極。

由「二重外交」而轉入「一元外交」；由「焦土外交」而進入「顧及中國政府的立場，在實質上解決中日問題」，這是日本對華外交積極化的表現。因爲從前日本軍部與外務省，「一硬一軟」的二重外交，雖然在中國取得了許多利益，但這方法若再在現在應用就不免感到不夠，大家還記得在二重外交之下，中國當局時常因爲摸不清那種是日本真正的要求，因此有人和軍部辦交涉，有人和外務辦交涉，結果便表現爲對日外交的不一致。在日本要全部解決中日問題的現在，需要中國的地方當局和中央當局以及中央當局的內部只有一個意志，不能再容許有所紛歧，這就是日本一元外交的原因，在同一個理由上，日本若不顧中國政府的立場，而一味咄咄暴跳，必要使中國政府爲難，並且引起中國民衆的反抗；所以在實質解決中國問題，給中國政府顧全「面子」，則儘管得到多少利益，中國民衆也不容易覺察，就自然順利進行了。不久南京會議就要開幕，廣田三大原則，在此新的外交陣容之下便要在中國實行起來了。

人買。那能比得上前幾年呢！」

喘的一聲，接着一口痰把錢一疊掉在地下，老人說道：

「老大！發什麼愁？年貨備好了吧？」

「年貨！年貨！還提呢？我在集上差點讓幾個雜貨舖裏的掌櫃的把我扣住，後來我死求活求，並且答應他們在三十以前，一定要還他們的賬。這才放了我。」

說着用嘴哈一哈自己的手。（嘴裏不住的嘆道：「好冷天！好冷天……」）接着又說道：

「那幾個掌櫃的真可惡，平時老是吹他的

東西比別的好；價錢又賤，欠賬也可以，到現在又非還賬不可了。」

說着回家去了；這時天已黑了。當他剛一邁進大門的時候，忽然有人攔住他的大腿，猛一看也不知是誰，他這一驚不小，暗想道：「天氣這樣晚了，還有人等我買賬嗎？」待低頭細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兒子寶兒，不覺怒，這時寶兒說道：

「爸爸！給我買炮沒有，買糖瓜沒有，買……」

話還未完，寶兒的父親大喝一聲：

「什麼他媽買不買！倒嚇我一跳！」說着一隻手掌，早已落在寶兒的頭了。

寶兒立刻把嘴一張眼一瞪哇的一聲哭了，一邊哭着向裏跑去。

「媽……爸……打」

「怎麼！怎麼！好好的哭什麼！」寶兒的母親一邊說着，一邊由裏面跑出來了。

寶兒立刻撲到母親的懷裏，哭着說道：

「爸爸打我！」

寶兒的母親恨恨的說道？

「自己不算盤盤算，怎樣還人家的賬倒拿孩子來出氣來了！」

寶兒這時也不哭了，寶兒的父親聽了妻子的話，只是不言語，好像是正在想什麼事情似的，接着寶兒的母親又說道：「聽見沒有？人家都放炮祭灶呢？難道咱們就這麼着嗎？」

「要祭就祭！還當人家幹什麼呢！」

「說着容易，買糖瓜了嗎？」說着望了他一眼。

寶兒這時巴不得父親回答「買了」兩個字，所以兩隻水汪汪眼睛死丁住了父親的嘴，等着父親回答。

「管他糖瓜不糖瓜呢？反正咱們的良心不壞，何必再粘住灶王老爺的嘴呢？也許因為往年咱們把他老人家的嘴黏住，到天上連咱們行的好事也說不出來了，所以這幾年的收成總是不好，我想今年若是不供糖瓜，明年的年景還

許有好的收成呢？」

寶兒聽了別的尤可，只是聽到了「沒買糖瓜」，兩包眼淚忍不住又要掉下來了，可是當着父親的面，又不敢哭出聲來，忙回過頭來向母親說道：

「昨天人家周村長的兒子，由城裏的洋學堂裏回來，給他弟弟帶了好些東西呢？」

「人家是財主，有的是錢，有的是地，咱們怎麼還人家的地呢？咱們怎麼能比上……」

寶兒忽然打斷了父親的話聲，小聲說道：

「媽！你聽東屋裏是什麼響動。灶王爺生氣啦吧！」

三人不約而同的靜了一回，忽然嚕的一聲。好像是什麼東西掉在地下了。寶兒立刻撲到母親的懷裏，身上不住的發抖。顫聲說道：

「媽！灶王爺……灶王爺……爺……跳跳下……來了！」

寶兒的父親，立刻拿起那盞光似的煤油燈，領母着子二人向東屋裏去了，剛到東屋門口，寶兒父親首先看見一條黑影由棹上跳下來直向自己撲來，這一嚇幾乎把煤油燈摔掉，及至一看原來不知是誰家的一隻大黑貓，由屋裏跑出去了，

晚上躺在炕上的時候，夫婦二人又著實的盤算怎樣還人家的賬。

「我倒忘了，周村長今天又派人來催他那幾塊錢。我看是不能不還他的！」沉默了一會兒，寶兒的母親忽然說。

「別的我們還可以推辭，這個我們是不敢得罪的。」

「不敢得罪，老是不敢得罪，到底有辦法了嗎？」

「我早想了，豬圈裏的豬給他大半差不多了。」

說到這裏二人略停了一回，寶兒的母親又

接着說道：

「李矮子，今天也來要賬了，我告他說你去趕集去了，據他說；他的連本帶利四塊錢非還他不可，因為他還要拿這筆錢還別人的賬呢？」

「嘿！嗯……」

他雖說不出什麼來，但是他心裏正想着；怎樣去過這難關。想了很久，他終於沒想出適當的辦法來，及至想到離過年只六七天的工夫了，欠人家的賬還沒有頭緒，不由得使他由愁生出怕來，可是又無辦法可想，最後不得不自己解脫道：

「不忙！還有六七天工夫呢！這樣年頭只好混一天是一天吧！」

想罷心裏一寬竟睡着了，不一會忽大聲道：

「這年頭！日子真不好過！」

「唉！這年頭……」

他妻子立刻由夢中驚醒了

「什麼！什麼事……」

說罷趕快把煤油燈點上，向他看了一眼。見他依舊還是睡熟了，不覺嘆了一口氣，好像自己已熟知自己的丈夫在睡夢中還記掛人家的債務。

光陰過得飛快，轉眼已到「三十」了，他的債，除了周村長的已經有了辦法外其餘的簡直再無方法可想，要賬的一個一個全到了，大家只是催命似的向他催。

「老大！已經到這時候了還能再延遲嗎！」

「嗯！不能再……」他在這邊答了半句話，那邊又催道：「就這麼着嗎！想辦法呀！」

這樣亂雜了好一回，自己想着自己又沒錢給人家，那樣敷衍下去也終不是子局，想到這裏，不得不心裏暗打主義，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先躲他一夜再說，想罷向老婆使個眼色，又向大家說道：

「衆位請先坐一回，我去看把東西當點來

，先還了大家的利錢，本錢只好等到明年再說了。

大家聽了，想道：死逼他也無用，不如順水推舟，使個人情，只得答應道：

「好吧！快去吧！咱們還要到別處去呢？」

於是他出來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妻子，然後悄悄的出了後門，逃往附近的山中去了。

這裏的債主等了好久不見回來，最後才知道已被他逃走了，家裏只有孩子女人，知道逼也無用，只得各自散了，

這時天已經黑了，黑漆漆的一條道上，老人大獨個兒像前奔走剛走到山脚下，黑暗中見一人已在那裏伏着，不覺呆呆的立住了，暗想道：「奇怪！難道逢著鬼了嗎？要不然……」那人忽然問道：

「那不是張大哥嗎？漆黑的天氣，上這裏幹什麼？」

張大哥定睛一看，失聲道：

「呀！李三弟嗎？這樣冷的天氣，不在家過「三十」怎麼也跑到這裏挨凍呢？」

於是兩個人彼此都歎了一口氣。

「張大哥我聽說你的賬已有辦法了，怎麼今天晚上還跑到這裏幹什麼呢？」

「哦！你還不知道嗎！我只把周村長的還了！」

「怎麼！別人的都沒有還嗎！」李三奇怪的問。

「別人的還可以躲一躲，惟周村長的是不敢躲的。」

「周村長也太可恨了，他有的是錢，何必一定苦苦的和咱們窮人們作對呢！去年我只欠他兩塊錢，到年下的時候，他派人左一個右一個的催我，百般求他，總是不答應，你想他家拿兩塊錢，又當得了什麼呢？一定死活非逼我還他。」

張大老聽了，向四週看了一眼，接着冷笑一聲說道：

「這算什麼希奇，今年夏天，我們這裏不

是鬧水災了嗎？夏季的收成不是因為雨水太多，都沒有收嗎？後來由上邊派人來查受災情形，周村長領着那人去各處看受災的地方。當時周村長對那查災的人說了不少關於災情很重的話，並且還求上邊多發賑款，當時我聽到這種話，我非常感激他。暗想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多賑款，因為我靠河邊的幾畝地都被水沖了，誰知他另懷鬼胎；及至賑款發下來以後；你猜分我多少錢？」

「五塊……」

「五塊！你摸了我腦袋值五塊嗎？老弟！當時你沒有領賑款嗎？」

「我的地，沒有沖壞，我上那裏領去呢？到底分你多少呢？」

「五毛……」張老大說着又嘆了一口氣。

「呀！五毛够幹什麼呢？」李三說着倒抽

了一口涼氣。

「五毛你說還少嗎！要不是我五月裏給他割了兩天麥子，別說五毛，恐怕連五分也不到呢？」

「大家的錢，為什麼不分給大家？」

「還你上那裏說理去呢！後來我打聽打聽，才知道上邊發下來了一千多塊錢，周村長發出去的賑款，只有三百多剩下的全賑了他自己了。」

李三聽了氣昂昂的說道：

「當時我要知道我非上縣裏告他去不成！」

「告！告！人家有的是錢，有的是人情，你要去告去，還愁不讓你在獄裏享幾個月福嗎！難道自己的孩子老婆全不要了不成。」

「唉！有錢能買猴上樹！」李三長嘆了口氣。

兩個人又談了些閑話，直等天過三更，約摸要眠的都已走了，這才慢慢地回家。

時光很快，眼看過了七八天。一天下午，張老大正在家裏找糧食種子，預備開春播種，忽聽門外叫道「張老大在家嗎！」說着一聲

門響，進來兩個穿黑制服的警察，手裏掂着一條木棒，裹腰帶着手鎗，着挺胸脯，一搖一擺的進來了，張老大一見是縣裏的兩個差役，心里就涼半截勉強帶笑說道：

「老爺們有什麼事？大正月裏，我給二位拜年吧！」

那兩個警察聽了說道：

「你作的事你還不知道嗎？裝什麼糊塗，還等老爺們下手嗎？」

張老大聽了嚇一大跳，連忙說道：

「老爺！到底是什麼事啊！我並沒有犯法呀！」

「還裝什麼呢？你勾結土匪，在「三十」晚上搶去周村長的幾百塊錢，還裝什麼不知道，難道你再裝一會我們還放了你嗎？」

「老爺！青天白日下，我那裏敢作這樣事呢？」

「什麼！別的不用說！走吧！到縣裏自然你就招了。」

還個警察立刻由腰裏解下繩子來，將他拴了，他只得跪在地下，戰戰兢兢的說道：

「老……老……爺我……實在……在冤……冤枉！」

「你不走嗎？那我們報了縣太爺再給你加一個抗命令的罪，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快走罷！」另一個接着說道：

「和他嚼什麼！拉他走吧！」

寶兒見警察進來，嚇的跑在母親的背後小聲的哭這時見警察拉着父親要走大聲哭起來了，走寶兒的母親見警察拉着丈夫要，連忙跑出來跪在警察的面前哀求道：

「老爺！饒了他吧！你若……若把……把他……帶走……我們……們一家都……要餓死了！」

「走！走！別費話啦！」警察仰着臉只作不理。

這一來把寶兒和母親嚇的一同放聲大哭起來，張老大聽了，哀求警察道：

「請你放了手，讓我囑咐他們幾句話！」

警察只是不理，拉着出門去了。忽然寶兒大聲嚷道：  
爸爸……媽媽過量去了！]

這時天氣已黑了，西北風只是不住的颳着，張老大走漸漸的遠了，還聽見寶兒叫哭之聲，時斷時續的被風聽到耳朵裏。

## 壓

### 芷 菁 會

我回豐潤後的第一個星期日。

酷熱的太陽在天空撒嬌，悶得使人窒息。侯姑家都午睡了，只有侯姑還在後簷下洗衣裳。嫩白的臉上泛着嬌紅，油黑的短髮披在後頸上，頰長的身子，渾圓的手臂，襯出健美的少女的可愛。我納悶的站在她的身旁；抬頭看看天，耀眼的白雲在追逐着。熱氣已迫到廊下，影子稍稍的爬上了牆，前後院的樹梢一動也不動，看去也像在睡覺。蟬單調的叫着彷彿在給誰催眠。簷下的乳燕。在呢喃着他母親的不回來。紫藤，木香的枝上，落着兩隻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個不休，彷彿爭論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院裏的花卉，都低垂了頭，好像受不了太陽的威脅似的。

「拍…拍拍……」

侯姑帶着濕手去開門，我也隨了去。

門外是一個三十多歲剪髮的少婦，身上穿着破舊的衣服，腳上的鞋襪髒得已經不成樣，直到她笑着向我招呼，我才認出她是王三嘴家的，能吃苦能耐勞的婦人，做豆腐的能手。

「王三嫂！你好？我們多年不見啦！」我笑着說。

「姨！是大妹子嗎？真的，我都不敢認啦！長這麼高啦！」王三家的很親熱的 answering。

我微笑着請她到裏邊坐，但她執意不肯，像還有更緊要的事等着辦似的，有所顧忌地看我一眼，便轉過去同侯姑低言說了幾句話。侯姑只是板着脸搖頭，埋怨似的說：

「你還是早點回去吧，我還要洗衣裳！我沒有那些錢借你去送子。我勸你多少次，這種

事情做不得千萬做不得還是做點豆腐賣賣，賺的少，可牢靠呵！只是妳……」

「唉……」

王三家的失望的歎着氣，也不向我招呼，回頭就慢吞吞地走了。

侯姑像生氣地關上門，往裏院走。我莫名其妙的跟在後面。

「侯姑，王三家的借錢幹麼用？」我惱惱地問。

「也真難說，分家的二畝地，連豆腐本都白送；……」侯姑並沒有回答我，自言自語的說着。

「怎麼白送了呢？好侯姑！告訴我！」

「好！我們坐到藤蘿下去吧。」我連忙搬了洗衣盆到藤蘿下問，侯姑拿了蒲墩和鍍子盆幸來，大家坐在蒲墩上，眼巴巴的等待侯姑的發言。

「王三家本來是個知道過日子的女人，妳是知道的，當日她偷賣的那不嫩不老的豆腐，誰家都喜歡：那豆腐別家誰也做不出來，除了嘴家那巧哇！」

洗衣服的聲音同說話的聲音，雜在一起，幸虧我離她不過二尺遠近。

「嗯：我是知道的，難道她變了嗎？」我焦急的想到下文。

「哼！不但變壞，簡直不成人形，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侯姑只是撚叨着，却不說正題。上身一前一後的擺動。

「到底她怎樣了？」

「我告訴妳吧：就是她迷住了「壓會」！」

「甚麼叫壓會？我不懂這個。」

「那我先告訴妳甚麼叫壓會吧：說着，侯姑將衣服擡出來放在木板上，自己盤起腿來說

：『壓會和賭錢裏頭的壓寶差不多；有甚麼頭獎，二獎，就像壓寶壓着了孤頂。一小子在壓着的時候得三十三個，一毛能得三塊三毛，一塊錢就能得三十三塊，妳說便宜不便宜？所以人們都像瘋狂般的去壓注。』

「嗯；我明白了；」我點了點頭。

『噲噲家的壓的最厲害。她是不配有幾個房地，要不然都得送進去。我不是說過嗎！她們那唯一的財產——二畝分家地和幾個豆腐本，都輸的一乾二淨；現在她的大孩子珠子，連學都上不起了，一家連孩子帶大人連飯都沒的吃。妳說這壓會害人不可害人？』侯姑頓了一下，兩手掠了一下披着的黑髮，溜了我一眼，繼續着說：『就是因為有了不得的好處，一莊子人都喜歡得這筆不費力的錢。這樣一來，種地的小伙子，拋下了鋤頭，年輕的小媳婦，大姑娘，收拾了針線，爺爺奶奶扔下了孫子，都去壓會啦！』

『難道天天去壓嗎？』

『並不是天天壓，是幾個月一開彩的。不過在這期間，都要猜測這壓着的數，到底是甚麼？於是猜測的各式各樣的花招就多了！有的用秤秤某種寶貴的東西或少見東西的兩數，有的憑了作夢，還有一種是討紅……』

『甚麼叫討紅？侯姑。』

『討紅就是在沒有後人祭典的亂死岡子，挑選一個墳，擺上供，燒上香，多燒些金錢箔，然後跪在地上乞求暗示給他那壓會的號數；並且應許得彩後，怎樣怎樣來還願，來答謝……』

『他們常贏嗎？』

『常贏？那有這等便宜事！傾家敗產的有的是！如不要以為只有我們一莊，左近的幾個莊和我們一樣的已經不少，更不知道遠村到了甚麼光景呢！』侯姑悽楚的歎着氣。

『侯姑！那麼這壓會是誰創辦的？害得人這樣利害！』我開始感到窒悶。

『誰辦的？還不是矮鬼子！』

『什麼？矮鬼子！』我驚跳起來，筆直的站在那裏，呆在那裏直到侯姑用濕漉漉的手拉着我的時候。

## 友 情

吳冷

××：

看到你的信，真使我感動得落淚了，這並非是難過，只不過是因為歡喜得太過了。我平生總希望可以交到一二個真正不虛偽的朋友，但是我這種坦白的友誼，總是被人誤會；或者人家是要我，在當時雖然親密，那態度真可以共生死，可是經過一個相當的時候，那友誼便也像時代一樣的過去了。你想抓都不能抓住，更別說是挽回了。

雖然我受了無數的打擊，可是我總抱着一種希望，是將來必定有一個真實了解我的人。在一考進這個學校以後，第一天看到了你，便好像在那裏見過一樣，經過了幾個星期，更覺得你不是平凡的人，性情與舉動時時都能引得我注意；因為好多地方正是我理想中朋友應有的條件。我總希望與你作朋友，假使你健忘，或者還能記得吧？我曾有過許多次的表示，但是你未曾有一點反應于我。因為這個緣故，我很煩惱，我自己覺得或者我的態度是不忠實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麼多的朋友都對我冷淡了呢？我真不知我為什麼這樣的重感情，由你這件事會聯想起從前許多事。夜中禁不住自己，伏枕暗泣起來。最難過的是我自己有時候有許多的話，可是總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喉頭像有東西梗住一般，說什麼呢？反正得怨自己不對，有些朋友辜負了我我總能找出幾個美點來替他掩飾，而把錯誤放到自己頭上來；——話要扯得遠了；我們現在書歸正傳罷！

我以為兩個朋友的融冷，是一種自然作用；假使是這樣，那麼這友誼必能維持到很久。我們的友誼進步得這樣快，我想都想不到你會



這樣的看重我，並且還舉交我。我是個墮落者，有好多惡習，我怕會傳染你，所以我時常的規勸你，因為我以為自己雖然是墮落了，我總希望我的朋友非常的好，使我也是以自豪的，所以我能交到了你這樣一個好朋友，我喜歡得不能用筆來形容了。但實在的說，我現在總在憂慮着，我怕將來我們的友誼萬一合隨着時代的變遷而生變，或者將來真實的了解我後，也必定要踏了從前那些朋友的覆轍。自然現在我便非常的信任你不是那樣的一個人，但是這不過是一種揣猜因為我受到朋友們的打擊太多了。像一個戰場上受了千萬次傷的戰士，這脆弱的心靈再禁不住一次打擊了，所以發生這種恐懼。請你不要多疑，因為假使我不拿你當一個最親愛的朋友，我絕不這樣坦白的對你說。我總覺得朋友最要緊的是把虛偽免掉了，非作到「事無不可對人言」的態度不可，一般人是時過於愛面子了；這種習慣若在我們這種朋友就應當去掉他要不分彼此，——你的事便是我的事我的事也便是你的事，那麼我們還有什麼說的？兩個知心的朋友非能作到互相都能為朋友犧牲的地步不可。這不是口頭禪，是實在的。不這樣，那友誼的基礎不能穩固，不能像鐵一樣的堅強，你說是不是。自然我說的又有點過火了，其實你或者還不覺得，在兩個朋友之間也有一種愛情維持着。但是這不像異性的愛，這是天地間最純潔，最高尚的，如耶穌愛人類的那種愛。

×的事我再來談幾句。我自己以一種好朋友的資格來勸你，她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如

果你能與她處久，你一定可以指出她許多的弱點來。自然，我是局外人，或者你以為我在一旁說風涼話。不過，憑我的經驗來告訴你一聲，如果自已肯努力並不見得會沒有比她強百倍的人來與你做朋友。

談到了求知方面！我一定不辜負你的美意，一定要自勉努力一下；但是墮落已深的人，如今補救雖不為晚，總還希望你多幫忙我，犧牲些時間來指教我，督促我一點，使我果快點兒變好。這樣的麻煩你，想你總不致於煩燥吧？

你說我們遇事要互相討論，這我也非常贊成。在上一點，我談到朋友不應互相虛偽，其中就有這種意思，所以我們不再談它了。談到我們的心，我敢自負的說，我完全與你契合可是我一切，都不比你，但是有一顆純潔的心，永遠不能變的友誼。

××的私德與熱情的態度，我也跟你的觀察相同，所以我對他也總是很不壞的；假使別人對他有非理的舉動時我最少也得做一個調解人。在中國現在的局面下，這種人真是很難得的。

你說你要用無隱的心對我，一定用十萬分誠摯的心接受，因為這是我所最切盼的。

你讓我批評你，這可難住我了，因為我看不到你有什麼缺點。但是你的天賦很好，如果這樣的天才不能發揮出來，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我勸你努力。你比我聰明的多，當然能了解我。夜深了，不再多談希望你保存這封信吧！

祝你快樂！

曼曼 二月二十六日夜，

## 一個不平等呼聲

——之選——

水：

你要知道，這封信是在怎麼的苦難中才能得到的阿！我以我最後一滴熱血掙扎到現在；也許在它和你見面時，我已死去了！

我現在向你報告一件關於這位事情發生的經過。

當我到了P村的時候，我就準備着開會的一切——這是第二次的傳習會了。因為平常深

得一般農民的信仰，所以他們都是願意參加的。當時，更有縣政府派人參加，以及日本顧問。當然，處在這冀東一隅的村落中，作這種幫助農民的信用合作社，我們是沒有權力禁止日人參加的。只要他們不來干涉，我們就以爲滿足了！呵不，中國人處在現在的境遇，真是危險到了極點！熱血在血管里沸騰，週圍的惡勢力加倍地壓緊，把你壓下去，壓下去……連灼熱的心也不許再跳動！

一切很順利的進行中，發生了不幸的阻礙。日本顧問的管譯員在開會之前，表示了一百廿分的同情和願意幫助。然而，水，一個人的心是很難逆料的！你不會想到他要在日本顧問說壞話吧？他說，這種團體的活動是不應當有的，這是不利於日本人的；還說，這種組織是聯合民衆給民衆謀利益的；這樣，不但把以前所表示的同情和協助消失的乾乾淨淨，反造謠中傷地說了一大堆壞話。我不願意申辯，其實，我已沒有說話的餘地了！水，我到現在才看清甘心願意作亡國奴的人的卑鄙齷齪！他們不但不珍貴愛國的青年，反是用愛國青年的頭顱和熱血去換得金錢，官位！呵，是惡魔摘去了他們的心肝？

我被逮捕已經有十天了。我天天看到狗奴們獻媚！我真想哭，哭這種無恥的勾當！竟然是「人」幹出來的！但是，他們却並不以爲這就是可恥，也許這就是光榮吧？雖然有許多同胞都死在他們的手里，而他們仍然是高興的。他們會鴨子似的狂笑，或許這是一種勝利

吧？

幾天來，日人不知問了我多少次：「你是共產黨不是？」我仍然照例的回答：「不是！」接着便是皮鞭的抽打！我永久地堅持着自己的意志，我忍耐着一切痛苦，絕對不在我的口供中摧毀了我們這一羣正在努力前幹的同胞們！我更不能昧着良心來說話，只爲了皮肉의折磨！在這種每問必打，打了再問，而得不到滿意回答的情形之下，他們更機巧地施行欺騙了：「如果你承認了，我們不但不再打你，還釋放你！」我不是一個傻子！我寧可犧牲我自己的一切，我不甘心在我的言行舉動中，贏得了敵人的歡心！雖然我當然還是兩個字的回答：「不是！」

幾天來的痛苦實在我很難再忍受下去了，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果。我們的政府怎麼還不來救我？是的，日本人是贊成我們辦信用合作社，他們只希望我們去抽大煙，吃白面，打馬飛呵！水，你由此更可知帝國主義的居心吧！我真切地體會到，我們的政府是不能再拯救我了，只是我的同伴——一同努力於大衆事業的同伴們，才能救我！水，充實起你固有的體力和智慧，拿出你的精神和熱血，奪回我們的自由！朋友，「不自由，毋寧死！」把這句話深深地印在腦中吧！

我的四圍盡是昏暗與淒涼，不時地飄來痛苦的呻吟我歪歪斜斜的寫了不少，手腕被鎊錘硬得酸痛，好，再見吧！

你的朋友二·×·二·二五·夜

## 野燒在望

粵  
顏

嚴冬的黑幕覆蓋了大地四邊，  
北角里燃燒着一片火燄，  
在白天看不見的一帶山嶽，  
而今，反已經延燒到山巔，

○ ○ ○ ○  
我的心着實起了一陣灼熱的燃燒，  
像城上的懸旌迎風搖搖，  
我急切地要投到那光亮裏，  
那兒沒有黑暗寒冷和恐懼，

○ ○ ○ ○  
我曾見過火山爆發的凶暴，  
就誤信了；火便是毀滅的符號，

細看吧！那山下長着青草，  
分明這野火却成了新生的預告了。

○ ○ ○ ○ ○  
我要投到那溫暖的懷抱，

在那裏架着一道生活的長橋，  
我一定帶回無數的火種，  
到這里來燃燒！燃燒！

# 睜 大 了 睛 眼

倏君

朋友，睜大眼睛，  
睜大了眼睛看看我們的環境；  
到處活着血雨，颳着腥風，  
到處都在呻吟着鐵蹄下的苦痛！

× × × × ×

春天到了，爲甚麼還是這樣大雪飄  
零！?

這樣的血腥，爲甚麼還是驚不醒公  
子小姐的迷夢！

真是奇怪！無限的高興，還是悠揚

的歌聲；  
想是敵人砲火的不猛！?

× × × × ×

朋友！要知道，中國現在沒有幸福，安寧！  
打算要活命，就惟有快快猛醒！  
抗爭吧，朋友！假若你不是預備賣國求榮；  
哈哈！爲了民族正義的鬥爭，那還怕甚麼犧牲  
！

× × × × ×

## 國社黨的誠條和婦女

王進生

在德國，希特拉一上台，婦女就倒了霉。這只要從希特拉所領導的「國社黨」的誠條裏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國社黨的所謂「十誠」中，關於婦女的有三條：第三條是勸女子——「假如你能烹調與洒掃，不久你便要去做新娘了」；第五條是勸專業婦女——「辦公室不能使你得到歡慰，家庭才是你的正常所在」；第七條是勸主婦——「細心奉侍你的男人，可能時可僱用僕人」。

這是勸婦女只學習烹調洒掃，去作新娘；回到家庭裏去，不要到社會上來作事；和盡力奉侍男人。這意思很明白：決不是爲了婦女的幸福着想，而是想法麻醉婦女們，減少現社會制度的危機。希特拉，和他所代表的那一幫人，深知道他們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現有的重大的社會問題；又知道婦女是現社會上很受壓迫的人們。倘若他們擺脫了家庭的羈絆，有了知識，對於他們所維持的現存社會制度一定不利。所以他們不惜冒諱無數人們的反對，而把剛剛走出家門，稍有知識的婦女再趕回家中去，把才掙斷不久的鎖鍊重新鎖上去。所以，希特拉，以及和希特拉同一主張的這些人，就是婦女們，甚至全世界大多數人們的不能並存的大敵人！

雖然希特拉現在用着毒辣的手段治着德國，使人們——尤其是婦女——簡直喘不過氣來，可是，我們敢斷言，在不久的將來，推翻希特拉先生們的統治權的力量中，婦女的力量一定佔一個很重要的成分。看吧！

### 「知道」和「做」 啓山

一件事情或者是一種道理，我們要是確確實實知道它是正當的，合乎真理的，就應該不顧一切，消滅種種妨礙它發展的障礙物，努力

去實現它。若是沒有幹的勇氣，僅只是知道而已，就是你懂得十分清楚，觀念非常正確，比一般人都明白，都前邊，那不也和不明，不正確，不前進的時候一樣嗎？

就拿新文字運動來說吧，在所謂知識份子

裏面，就有很多的人們犯了這個大毛病，對於新文字認識（看法）就有好些樣：有的認為和「國音字母」的功用同樣的是幫助「舊漢字」的；有的以為這事很新奇，非常好玩；有的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竟然敢把祖宗數千年傳下來的活寶貝——舊漢字都任意拋棄了，未免太可惡了。許多人裏面只有很少數認識清楚的人，知道它——新文字（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的好處，不是為少數人創施的，乃是有利於各種上不起學，沒有資格（以金錢為標準的；讀書的勞苦大眾的，它各方面都和大眾本來利益相符合。既然與他們有用，我們學它做什麼？不是這樣說呀！我國中國人有一多半以為只要有有力的政府自然外人就不敢來欺侮了。這是一般生活優越的人們所發出的調子，他們雖然天天吃着，穿着，住着都是勞苦大要給他們做出來的，但他會以為這是他花錢買來的，自己當然有權利來住，與旁人何干。其他那都是大眾的血淚建造起來的，先就他們的錢說吧！就很成問題，誰不是壓榨大眾弄來的。中國的勞苦大眾若一個個都明白了，帝國主義和漢奸走狗們他還能站得住嗎？不會自己幹自己的各種工業嗎？還用洋貨嗎？先就「明白」這問題說，讓大眾自然的去明白，那等到什麼時候呢？在這「明白」的大道先就有一個大障礙——漢字。把它推倒以後，再換上新文字這架新汽車，馬上就會達到大家都明白的目的。這推進的工作，叫什麼人去担呢？當然我們要負起的，要明白這不但與大眾有利，同時就是對我們也有利。

等到全國勞苦大眾都明白的時節，都能讀書看報，都有知識了，不但明白一切也明白自己本身了，哼！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還想欺騙我們嗎？萬萬難，我們還不知改變我們的生活嗎？哼！

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相沿傳下來的劣根性是太難克服了（高爾基在他的英雄的故事裏也描寫到了），比吃人糞還不容易呢？我們既然

覺得什麼是對的，合乎真理的，將來一定要行實的，就應當加速使它進異，擴大到每一個人，使他也進到各個勞苦大眾們去。好在不易，學很容易記着，在這所謂「國難當頭」「非常時期」的時候，大家學會了新文字，再去教給那些「目不識丁」的大眾們，末常不是參加了救亡工作，盡了自己一點兒責任哪！

一九三六，二，二三，晚

## 值得推薦的兩種文學叢書

· 劉 啓 ·

在這動亂的時代，各種雜誌就應了客觀的需要而出版了。有的可以作你的滋養品，有的却給你一種麻醉和欺騙。所以要讀雜誌，非得認真的去選擇不可。

單行本的書籍刊印得太少了，合乎時代的需要的尤其少。一般商人看着一折書比較銷路好點兒，都來這方面投機。可是有計劃的叢書，這一二年以來，也出版了不少種類，如生活書店的文學叢書，繙譯文庫，創作文庫。中華書局的新中華叢書，國際叢書。良友公司的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文化生活社（巴金主辦的）的讀文叢書，文學叢刊。容光書店的奴隸叢書等等，在這些叢書裏，雖然並不能算是盡善盡美，可是只要我們選擇得法，也未嘗不能找出些好的讀物來。

有許多人懷疑，怎麼被禁售的書籍都是好的呢？其實，並不是禁書都是好的，而是好書都是被禁的。因為在書籍中，有許多是欺騙人的，給「高高在上者」作義務宣傳或辯護。有的恰是針對着不合理的社會下嚴厲的批判，和暴露各種醜惡，勉勵一般不滿現狀的人們努力。換句話說，一些「高高在上者」，時時刻刻地怕現社會向前推進，社會制度改變，同時這書，是反抗社會的，是推進社會的，當然一般「高高在上者」不樂意哩，社會一改變，老百姓真正實行「民主」的時節，還容他們獨自吃飽穿暖作福作威嗎？一般漢奸還能進行賣國

嗎？因為這些原故，有些一定要禁書，有些書一定要用「官方」的力量去幫助推行。「高高在上者」！不要「煞費苦心」地打算把社會拉到太古去了。社會決不會和玩物似的，讓他東讓西西的任意玩弄。事實是決不會違反「歷史法則」的。

在許多書籍裏面 我向大家推薦兩種叢書。就是文化生活社出版的譯文叢書，和容光書店出版的奴隸叢書。前面一種它盡了接收文學遺產的工作，後一種它盡了建設「國防文學」的責任。

譯文叢書就已出的兩種來說吧，在文學上的價值就很大。第一種：死靈魂，是俄國文學家的糧食的倉庫，許多世界知名的作家，從那裏面得到它需要的養分，如杜斯退以夫斯基就是一個；是俄國哥郭里做的，魯迅先生譯的，譯筆之妙，我也不要嘍嗦了。第二種：桃園，是歷年來茅盾先生繙譯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選集之一（另一種雪人也是很需要推荐的，由開明書店出版）。「譯筆傳神」「選材慎重」……也用不着我多嘴了。年來世界大戰的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各弱小民族都蠢蠢欲動，借着這也可看到弱小民族精神之一少部分。尚有許多種還未出版。

後一種奴隸叢書，共出了三種：豐收，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以後還要繼續出的。在豐收裏面，展開了一九二六年的過大革命的事跡，和農民所過的生活，怎樣被一般「社會的吸血蟲」剝削。作者葉紫君是一個生活經驗特別豐富的文壇上的「新人」，兼以文筆通俗，

全不費解，與普通作品大不相同。

八月的鄉村，是我們的敵人數年來在東北宣揚「王道」的成績，和倔強的老百姓接受「王道」的方法。在物質方面雖然不如敵人，但是精神上比他們強過千萬倍。我們是被人家挾着喉嚨不能活命而起來反抗，是自動的，受不了壓榨而起來有組織的反抗的。敵人們的兵士是特為侵略我們而來戰爭的，當然不是甘心情願了。在精神上不同，所以行動表現出來的也不相同。作者田軍，是一個不常見的作家，可是內容表現，和各種技術都超過一般老作家，生活豐富尤非老作家所可比擬。取材和描寫上，兼有俄國名著鐵流和毀滅兩書的長處，雖不能算是劃時代的巨著，但也可說是偉大的生活鬥爭的一幕。

生死場最近才出版，作者蕭紅女士，也是向不知名的作家。但是他的取材，描寫，生活經驗都非常驚人。也是以東北的生活為題材的。不過也稍有缺點；那本書後面胡風君的讀後感裏提到的有三點。雖然這本書有這些缺陷，却並不失為一本好書。

以上三種作品裏，都有魯迅先生的序文，對三種作品都有些意見，特別介紹，可是並不是像一般無名作家請大作家作的序一樣，而是完全佔在客觀地位說話的，所以也是值得提到的。

上面所荐的兩種叢書，讀者我來讀一下，一定還會發現許多我所遺漏的好處。

一九三六·二，二六。早修改。

## 應當用什麼態度在社會上作事

——答向啓泉向振潮兩同學

(一)

……上學期刊編者對同學們的去信的回答固然是很正確，很詳盡，但是我們覺得討論拉丁化的問題還太專門，應該選些更有普遍意

義的去信回答。你們以為對不對。

至于我們的問題，是關於青年的職業的。詳細分，有好幾點：

第一，社會是多數人的一個團體，而各種

人的利害又不見得一致，那麼，怎樣才能既解決了已自己的生活問題，又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有益處呢？

第二，各人的利害既然不能完全一致，倘若沒有方法補救，是應當爲了個人的生活而犧牲別人的利益呢？還是應當顧全別人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的職業？

第三，現在是職業少，找職業的人多，很容易得不到職業，或是得了職業而又失業。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人容易得到職業而且不容易失業呢？我們看見有很多人，大學，師範，中學畢業的都有，都住在家裏乾着急，沒有事情可作，心裏真擔憂呢。

我們覺得這是青年們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希望能在這學期大同週刊裏公開答覆，好引起全校同學們的注意。……

尚啓泉，尚振潮。

## (二)

啓泉和振潮兩位同學：

你們所問的青年底職業問題確實很重要，收到你們底這封來信，我們就決定馬上答覆你們並且重抄一份在大同週刊裏登載出來，給快要畢業的三班同學和其他將要踏進社會作事的同學作爲參考。

不過，對於拉丁化問題的見解，我們和你們底却不很相同。我們覺得要使中國人民都能讀能寫，獲得知識，團結起來，生出力量，拉丁化運動是一個很不可少的方法。所以我們覺得這也和思想，職業，求學等問題一樣重要。

至於你們所問的關於職業問題的三點，我們打算分成兩部分答覆你們，第一、第二兩點放在一塊回答，第三點單獨回答。

你們所以會提出第一、第二兩個問題來，是因為你們底社會觀錯誤，——就是說你們對於社會的認識還不夠。

你們談到個人底職業問題，還惦記着全體人類，這很使我們感動。我們想，那些只顧個

人私利，不顧大衆利益的吸血鬼和屠夫們，看了也應該很慚愧吧？不過，這種思想高尚固然很高尚，可是在現在還不能切合實際。因爲現在的世界，人們底利害關係並不都一致，而是分成了兩個極端相反的部分。這一部分人底利益，就是那一部分人底損害，顧了那一部分人，也就再顧不了這一部分了。明白了社會上人們是分成兩個集團，你們那第一、第二兩點就很容易回答了。

社會上存在着飢寒交迫，被別人榨取的大衆，同時也存在着豐衣足食，終日在電影院跳舞場或女人身旁享樂的，榨取別人血汗的吸血鬼。這兩部份人底利害關係絕對地相反，而且現在的鬥爭已經到了異常尖銳化，也可以說是短兵相接的情形了。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都只分爲兩方面，一方面是爲了被壓迫的大衆反對那少數的吸血鬼，這以外，就都是或明或暗地幫助那少數吸血鬼們榨取大衆底血汗的。所以要在現在這個社會上找一個對於任何人都有益處的職業，根本是不可能的。

各人底利害關係不能一致，除了改變掉這個罪惡的社會制度，消滅掉社會上的階級以外也沒方法補救；可是改變社會制度又不是一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成功的事；在這個時期里也不能把職業問題置之不理，所以問題倒在于應當把個人底職業和大衆底利益哪一個看重些。

問題集中到這一點倒又好辦了。我們首先知道，職業只是一個暫時解決個人生活問題的方法；不但不能解決社會上所有的人們底生活問題，就連人們日後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因爲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找個事情作太不容易，找到以後也太容易再失掉。只有改變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大衆底生活都有了保障，個人底生活才能有永久的保障；因爲個人也就是大衆中的一個，大衆底問題解決了，當然自己底問題也就解決了；大衆底生活都沒有辦法的時候，想要澈底地解決個人底生活是不可能的；除

非作一個漢奸，作一個吸血虫底走狗，盡力吸大眾底血，才能在大眾底血骨上享受優美的生活。但是，這種生活能過得幾天呢。

總結一句話，就是應當把大眾底利益看得比個人底幸福重些。理由呢，很簡單，就是在大眾的問題沒有解決前，自己的幸福是不會澈底的，更不會永久。在大眾底生活問題解決以後，個人底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過，社會上的事情並不是單純的，各種問題都糾纏在一起，若應付不得法，就作不通事情。就比方在現在，若是一味為大眾作事，不顧到自己一點兒。自己底生活怕就沒有方法維持，生命都不能保持，還能談到作別的事嗎？可是，又有些事情，甚至是非作不可的事情，譬如民族解放鬥爭，幾乎是不先把生命捨棄就不能作的。所以我們必須一方面作應該作的事情，同時還應當把各種關係都認識清楚，逐漸在實際作事的過程里鍛鍊靈活的判斷力和堅定的意志。

很對不起你們，寫了很長，還不能把你們所問的各種問題具體地給一個答覆，在這幾乎連做夢都不能自由的時候，說一句話都必須繞幾個圈子，結果是寫得累累贅贅，還解釋不明

白。真是一件使人憤怒的事情。

爲了使你們明白，我再重複地扼要寫在下面；望你們注意，並希望你們再來信繼續討論，或重新討論別的問題。

一，想要『既解決了自己的生活問題，又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有益處』，這種理想在這陳腐的社會制度下是不能澈底作到的，只有利用現有的職業，抓住每一個機會，作大眾爲爭取解放而作的事，還能和那種理想底意義相合。

二，在個人底利害和別人底利害衝突的時候，就要看，哪一方面是代表或接近社會上被壓迫大眾底利害的，就顧全哪一方面的利益，犧牲別一方面的利益。

三，想要『使人容易得到職業而且不容易失業』，這也是現在不能實現的理想，只有在爲大眾底生活而生產的經濟制度上才能夠實現。在目前只能夠集中全力爭取這種合理的制度之實現；同時注意各種技能之養成，利用適當的機會找得一個職業，以維持個人底最低限度的生活，好使生命繼續，留下一個身體，送到爲了大眾底解放而鬥爭的戰場上去。

好，祝你們認識進步，知識進步！

——正田——

記得上學期大同月刊的編後里，編者曾希望以後的校刊永遠是月刊；一卷，二卷的順序地繼續下去，不再發生半年創刊一次的不好的現象。對於這一點，我們是十二分同意的。可是，在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又把月刊改爲週刊，理由是月刊的間隔太遠，內容，應該是新鮮的，潑辣的，短小精悍的短文章，所以週刊比較合適些。我們也認爲這種意見的提出是合理的。爲了顧全雙方的優點，只好採取折衷辦法：把週刊第一期題爲第二卷第一期。特別在這里向諸位同學解釋一下。

這一期集稿比較急促，也說不上什麼具體計劃，但我們始終抱着一貫的信念：推進偉大的救亡工作爲唯一的前提。我們相信，只有和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活動配合起來，理論或行動才能獲得生命力。現在，我們誠懇地向同學請求，多寫些有內容的作品，不拘是暴露現實的醜惡，或追求未來的光明。寫作的技巧稍差的，沒有關係；我們發現以前斤斤於技巧的熱練是一種錯誤。

本期內容的介紹，因了篇幅的關係，只好從略了。附帶報告兩件事，一件是請同學多提問題，可以使問答欄充實起來。另外一件是本週刊轉關一個轉載，約佔十分之一的地位，選載各雜誌上具有深刻意義的短文，本期限於篇幅，暫缺。

末了，承王化機先生替我們題字，和阿茨君幫忙編排，我們在這里致謝。（編者一九三六，二，二七晚。）

編 後

# 三新文字課本三

## 第一課 什麼是新文字？

新文字和舊文字不一樣。什麼是舊文字呢？舊文字就是現在用的字，豆腐塊似的那種字，我們叫牠「方塊字」。新文字是什麼呢？新文字就是把現在用的字，用拼音的法子寫出來。

新文字有什麼好處呢？

一，容易學——用新文字，什麼字都可以拼出來，所以假如你把這二十八個字母都認得了，會用了以後，你就可以寫字，寫你要說的話，看書，看報。你要學方塊字呢，你就是學上三年五年，你連信都不能寫，不用說看書了。

二，國防化——各國話雖然不同，可是牠們都是拼音的文字，現在科學上，技術上有好些地方需用外國的術語，我們要用拼音的新文字呢，術語便很容易的被介紹過來。

三，新文字和說話一樣——新文字不像方塊字那樣有好些口頭語用牠寫不出來。新文字是你說的是什麼，寫的時候把牠拼出來就成了。這樣，會說話的人就會寫字，看書。

就是因為用方塊字，所以弄得現在許多人都不認得字。我們要用新文字呢，大家很快的便能認得字，能寫字了。所以新文字是我們大家的文字，我們應當用新文字，打倒麻煩的方塊字！

## 第二課 為什麼要打倒方塊字？

上一課說了什麼是方塊字，又說了新文字的優點，合於大眾的應用；現在把方塊字的缺點說說，這也就是我們要打倒牠的理由。

第一：方塊字難——高小畢業的學生，很

少能夠把信寫得明白通順，報紙也不能全看懂，可是他們學方塊字已經有六年了，方塊字不像新文字，只要會讀會用那廿幾個字母，你就可以寫字讀書；一個方塊字，你要認得牠，你就記住牠，牠怎麼樣念，怎樣寫，是什麼意思，你都得死記住。這都記住了，你還未必能把牠用得好，用得對，你可以想出牠是多麼難了。所以不念個十年八年的書，下過苦功夫，你算不能把牠用得好，用得對。

第二：方塊字跟口頭語分離——平常我們口頭語的話，用方塊字表達不出來，寫出來的字往往和我們念的音不一樣，所以你要是想把你說的話，完全用方塊字的音表達出來，這是辦不到的。新文字就不同了，你可以用拼音隨便拼出你讀的音。

第三：方塊字不合用——現在的時代，各國彼此都有來往，尤其是在學術上，彼此都是溝通着的。可是方塊字就不能國際化，像科學上的術語吧，要譯成方塊字就不能準確；而且方塊字的用法也難，翻譯外國文一句話，時常要用好幾句話，才能把意思說得明白。像打字，排版，分類這些用方塊字都是極困難和麻煩的。

由上面看來，方塊字很明顯的不是大眾的文字，除非有錢的人和有功夫的人費了十年或是十年的時間，才能把牠學好，大眾是沒有這種權利的，因為方塊字不是大眾的文字，是少數人的文字，所以我們要打倒牠，我們要用大眾的文字——新文字。

中國人不識字的這麼多，也是由於方塊字的緣故。有些人便利用這點來欺侮大眾，所以我們更應當趕快把方塊字打倒，通行新文字。

白水旬刊：有新穎的短文 有尖銳的創作  
第二期 三月內出版



# 漁光曲

# YGUANG KY

(一)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晒魚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昇，浪花湧，  
魚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緊拉繩，  
煙霧里辛苦等魚蹤。  
魚兒難捕租稅重，  
捕魚人兒世世窮。  
爺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他過一冬。

(二)

東方現出微明，  
星兒藏入天空，  
早晨漁船兒返回程，  
迎面吹過來送潮風。  
天已明，力已盡，  
眼望着漁村路萬重。  
腰已酸，手也腫，  
捕得了魚兒腹中空。  
魚兒捕得不滿筐，  
又是東方太陽紅。  
爺爺留下的破魚船，  
小心再靠他過一冬。

(一)

Ynr piao zai xai kung,  
Yr cang zai shui zhong——  
Zao chen tai jiang li sai y wang,  
Ing mian cui guo lai da xai fong.  
Cha o shui sheng, lang xua y ng,  
Y chuan r piao-piao go xi-dung,  
King shaw ang, gin lasheng,  
lan-uli xing ku deng yzhung.  
Yr nan bu zhushui zhung,  
Buyrhenr shsh kyng.  
Ie je liuxiadi po y wang,  
Xiaosin zai kao ta guo idung.

(二)

Dungfang xian chu wei ming,  
Xingr cangryu tian kung——  
Zao chen y chu angr fan xui cheng,  
Ing mian cui guo lai sung chao fung.  
Tian i miny, li i gin,  
lan wang zho y cun lu wanchung.  
Iao i stan, shou ie zhung,  
Budeliao yr funei kung.  
Yr bude buman kuang.  
Iush dungfang taiyang xung.  
Ie je liuxiadi po y chuan,  
Xiaosin xuan kao ta guo idung.

第二卷 大同周刊 第一期

大同中學學生自治會，  
大同週刊編輯部

發行者：大同中學消費合作社  
印刷者：外交月報印刷所  
代售者：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大同——投稿簡則——週刊

- 一，本刊徵集各種稿件。
- 二，來稿以語體為主。
- 三，來稿務註明真實姓名及班次，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四，凡欲投稿之同學，可到自治會辦公室學術股領取稿紙。
- 五，來稿一經刊載，酌酬本刊。
- 六，來稿有不刊載者，如欲退還，務請聲明。
- 七，來稿請投本刊信箱，或本刊編輯部。

大地文藝

1942年 創刊號